

Works by Ivan Klima

伊凡·克里玛作品

中篇小说卷·下

Ivan Klima

A Summer Affair

风流的夏天

[捷] 伊凡·克里玛◎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Works by Ivan Klima

伊凡·克里玛作品·中篇小说卷·下卷

星灿 高兴 主编

风流的夏天

A Summer Affair

[捷] 伊凡·克里玛 著

万世荣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里玛作品. 中篇卷, 下. 风流的夏天 /

(捷克) 克里玛 (Klima, I.) 著; 万世荣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1

ISBN 7-5057-1982-3

I. 克... II. ①克... ②万... III. 中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964 号

A Summer Affair

Copyright©1992 by Ivan Klim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2004 by China You Yi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 伊凡·克里玛作品, 中篇小说卷 (下): 风流的夏天

著者 [捷] 伊凡·克里玛

译者 万世荣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宇海印刷厂

规格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6.625 印张 26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1982-3/I · 508

定价 29.80 元 (上、下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3 - 8972

推荐人语

著名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但在捷克和欧美却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这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总是独辟蹊径地给人们讲述特定时代背景下五花八门的爱情故事，以及人的生存与男女两性的蹊跷关系，而且还在于他的故事俏皮世俗，文笔幽默，意蕴深厚，作品常把喜剧因素与悲剧内蕴巧妙地熔为一炉，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捷克，伊凡·克里玛就与米兰·昆德拉齐名并举；而且由于克里玛长期在国内生活，其写作更为切近普通民众的情绪，他在捷克国内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昆德拉。

克里玛与昆德拉都同样在写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压抑与人性扭曲，但昆德拉更偏重于在对伪崇高的批判中表达主观理念，而克里玛则更倾向于在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中表现客观事象。与昆德拉常常把人物抽象为各种类型化的性格迥然不同，克里玛更注重经由日常的凡人小事呈现人生的复杂与人性的丰富。这种写作，鲜明地表达了他这样的创作理念——真正的生活，不是暂时决定人们命运的政治，而是在政治面具下普通人坚韧而悠远的日

常生活。于是，用风趣的语言、幽默的叙事来生动地描述人们如何消解生活中的“荒诞”、对抗人生中的“悖谬”，就成了克里玛创作的最大特点。因而，克里玛的作品不仅与昆德拉的作品一样耐读，而且要比昆德拉的作品更为好读。

无论是在克里玛的创作卓有特色的意义上，还是在他的作品中文译本难得一见的意义上，这次汇集了伊凡·克里玛主要代表作的作品集中文译本的问世，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不啻是文学的福音。

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不仅要读昆德拉，而且要读克里玛；或者换一句话说：过去读昆德拉，现在读克里玛！

——白烨，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第一章

他沿着楼梯向洗衣房走下去。黑漆漆的，他不得不用脚慢慢向前探路。这使他有点气恼，因为平时他走路总是匆匆忙忙的。他终于摸着了开关，打开了电灯。笼子中的小老鼠蹲着在啃东西磨牙。

“戴维，它们又长大了，”穿白大褂的小伙子对他说。此人虽然戴着墨镜，戴维还是准确无误地认出他是自己的替手门茨尔。“这是些了不起的怪物！”小伙子的神情总是那样教人捉摸不定。

“这没有事。只要它们活着，让它们生长吧。长大总比死了好。”

“但这是违反自然的！”母亲说话了。她身穿镶白边的樱桃红衣服，坐在类似学校或教堂的长凳上。“你不知道，这是反上帝的吗？”

“别管他吧！”父亲对她嚷道，“凡事总有个开头，等着瞧吧，看他有什么作为。”

“戴维”母亲坚持说，“既然你知道，这样干让我受不了，为什么还要干？”她脸色苍白，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妈妈，因为你，我才这么干的。我不愿再次失去你了。”他立刻意识到不该这么说。但还来不及改正错话，就感到脖子上有什么暖和的小东西在爬动。

“别动，戴维！”母亲喊道。

但他已经看到一只小动物。很明显，它咬断了笼子的铁丝。他感到额头上有点热气，从近处看清了它的牙齿。

“祈祷吧，戴维！”他听到母亲说。

他睁开了眼睛。

“戴维”他听出是妻子的声音，“你说过让我叫醒你，可我还没有叫你，你就起来了。”

“是的”，他驱走了梦中不愉快的感觉，“这没有什么。”他端详她那灰白、疲惫，甚至有点发黄的面容，但并未感受到她充满情意的激动，只是为她生病感到不快，因为这样会加重他的劳动。“你感觉怎么样？”

“我想我会好些的，明天去做检查。”

“那你再睡一会吧！”

他走进浴室，按习惯做几节操（尽管今天去地下室取煤已算是运动了。他们朝北的两间小房直到五月中还要生火取暖），穿好了衣服，尽可能不对镜自审，不愉快的感觉依旧挥之不去。这种感觉不仅来自梦中，也不仅是因为妻子患病已卧床两周加重了他的家务。近来他醒了的时候，

常常想到，为什么他要这么快爬起来，为什么他需要活着。

他平常能驱走这种感觉。他太忙了，不允许为自己的感情去折腾。

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如果有必要，晚上也可以在实验室干一阵。但一旦要他将女儿毛衣上的大扣子扣进不可理解的小扣眼中时，他就感到这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你总会给自己梳头吧？”他那不亲切的语调，使玛尔吉特哭了。她四岁，同姐姐不大一样，举止文静，羞怯怯的。只有他下班回家时，她才大声嚷着向他扑过去，要他抱一把，但安娜是不这么干的。

“妈妈给她梳头。”大女儿说。

“那是怎么梳的？”

“妈妈用刷子给她理的。”

“妈妈用什么东西梳，随她的便。”他气愤地说。安娜感到受了委屈，退到桌旁去了。

“你马上站起来，找梳子去！”

“爸爸，哎唷，头发夹住了！”

“对她别那样粗暴，戴维！”卡米拉从旁边房间提醒说。

“她的头发太差劲，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她是什么时候理发的？”

“她的头发没有问题，是你睡眠不佳！”

“我没有时间，怎么会睡得好？”

“至少你知道，我的处境怎样！”妻子在洗澡间穿着浅

黄色睡衣，这是结婚不久他送给她的少有的一件礼物，当时他手头拮据。

他买那件睡衣的时候，她的头发染了黑色，当时他很欣赏。生小孩以后，她就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容貌了。他不善于让她过轻松的生活。可他该怎么办呢？要是想多挣点钱，让妻子待在家里，他就得换个职业，当饭店服务员，汽车装配师，蹩脚的记者，或者在超市进行偷盗的经理。可他不过是一位生物学家，工作还算排场（一个替手，两位女实验员，半个女秘书，从事无意义的工作，如研究老年化问题。这几乎超出了研究所的可能性。现在人们似乎更乐意加速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关心自己的生命。）

“碗放着吧，”妻子说，“我来洗，你送玛尔吉特去幼儿园行吗？”

“好，当然。”他望望窗外，对面楼房上乌云密布，楼前的小街空空荡荡，灰色垃圾桶摆在那里，一辆汽车——这是他们生活中惟一的奢侈品（红色雷诺轿车已使用七年，买的时候花了十六个月的工资）——停在低低的栅栏旁边。大风将出口处的门吹得来回晃动。他感到奇怪，看门人那么精心照看她过去的财产，竟没有锁上大门，甚至整夜敞开着。他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从前被没收了财产的有产阶级孤独苦闷女人的叫嚷声了。

“听着”他问安娜，“你最后一次见到斯沃博多娃太太是什么时候？”

“老太太?”

他只提到她的名字，后悔不该提问。她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操心事够多的，哪有闲工夫关心她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爸爸，你干嘛想问这个?”

“没什么。”他帮女儿将书包背到她的背上。

卡米拉说：“你真好，整整一个星期，你照顾孩子，还关心我。”她看着玛尔吉特穿外衣“你们都走了，这儿是那样一种奇怪的寂静。”

“怎么奇怪呢?”

“我不是想让你厌烦，可是你自己也感觉到，好几天了，那儿一点动静也没有。”

“老太太可能外出了。”

“可她要是躺在那儿呢?”她说，用一种忧虑的无能为力的眼光望着他。当她生病、疲劳，或者害怕蜘蛛、战争，担心孩子，或者怕失去工作时，总是这样望着他。

“别想这事了，”他迅速吻了她一下，“要是你感到她出了事，可以给警察局打电话。”

“你喜欢我吗?”她问。

“你知道我喜欢你。”

“可你更喜欢你的那些狗，还有老鼠!”

“天啦!”她不爱她的职业，她那受压抑被人瞧不起的教师地位，他有什么办法，“我给你打电话。”他许诺说，

牵着玛尔吉特的手，走出了大门。

二

研究所八点半开所领导人会议。他虽然认为类似的会议不过是浪费时间，但还是每次必到，因为所长希望每星期有一次看到大家聚在一起。他在上学时就获得一种认识：在生活集体中，人要最妥善地保持其内在的独立性，如果在外在的事物中他放弃了独立性的话。他迟到了，因为玛尔吉特鞋带系错了。在幼儿园为她解开时花了十分钟。他轻率地打了她一巴掌，为了让她静下来，又费了十分钟。

秘书室如同酒吧间一样，杯盏狼藉，显然是昨天残留的，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忧伤的曲子。该抄完他的报告的玛丽亚，同实验室的玛丽亚正在对饮。他匆匆瞥了一眼，发现三十页的报告才抄了八行字。在这种情况下，同这帮人在一起，开茶话会，或者开大会，是可以的，但干像样的工作，就不成了。要是有人责备她几句，她就感到受了侮辱，诬陷对方，说别人沽名钓誉。

“我想”女秘书说，“你会提升为领导的。”这时，音乐停了下来。他后面的另一个玛丽亚走了。他的名声不算坏，聚会时滴酒不沾，也不扯闲话。“米朗将坐到你的位置上。”

“邮件自然还没有来！”这是他能提出的惟一的指责。

他打开会议室的门，看到所长莫茨尼^①在讲话（大家都称他为厉害的老爷爷，虽然他年龄不满四十。）而在他该坐的位子上，果然看到了他的替手。他们调换座位时，门茨尔小声对他说：“全是废话！”这是一个繁琐的通知，不是什么报告。他肯定地说，谁也不会注意听（所有出席者都装作聚精会神在聆听，以这样的表情掩饰思想上的完全不集中）。他打开他的笔记本，立刻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最乐意生活的世界。尽管他的现实生活多半是疲劳的，单调的，会上提出的问题是雷同的，他还是竭尽全力至少要争取听准确。回答不了没有关系。

人体的防御系统同生命长短的关系到底如何？胸腺只能持续到个体的性成熟时期这个事实，是否会限制动物和人的生存？胸腺和亲近组织中细胞分裂的数目，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是无法避免的死亡？那么当人达到性成熟之时，所有延长生命的努力是否都是徒劳无望的举动？当人从完成其保存种族义务之时起，就只是靠人工活着，他的肌体组织的防御能力，将日益削弱，等到有一天——不论怎么延长——他接近那门槛，死亡即随之而来。

大多数情况下，人没有希望长期活下去。但假如胸腺的功能延长，机体仍保持年轻，人的生命就可能延长数倍。这就是他多年来研究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一课题，给他配

① 莫茨尼，捷文意为“强有力的”。

备了一个助手——替手，两名女实验员，还同普通免疫科共用一位女秘书。另外就是几十只老鼠。他有权力利用外汇订阅八至十种外语报刊（通常被扣掉一半）。尽管他利用了全部业余时间，倾注了所有精力。问题的解决仍遥遥无期。近来，一种忧虑占据他心头。他担心他不过是幻想发明长生不老药的炼仙丹的术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强迫他听毫无意义的材料和废话来浪费时间，他尤其难以忍受。

卡米拉曾经劝他读一本小说，其中的主人公定期同他的猫写信。这个题材他记忆犹新，对他来说，这成了他无目的地浪费时间的象征。使人形成思想的任何行动，比坐在原地总要有益得多，因为那样，不论如何努力，也形成不了思想。他要有这样的工作就好了。他的桌上摆着一大堆没有阅读的杂志和研究报告。今天还要给他送来作研究的老鼠。会议室的门半开着。他看见玛丽亚用明显的手势请他到走廊上去。

“伦敦的信来了。”他关门的时候，玛丽亚告诉他。他的信件大多数由玛丽亚起草。她知道，他正在等待赴伦敦讲学的邀请信。她将信交给他。当着女秘书的面拆阅信件，大概不很恰当。但他的确有点急不可耐。

在带有伦敦大学校名的信函中，对方的院长通知他，从当年九月开始，欢迎他任校团委成员，给学生授课的题目由他任选。该院还愿意聘请他去协助防衰老研究小组。

还有几句客套话，他就不大注意了。信函的签名是：阿列克斯·福特。

他将信折起来，放回信封。他那有条理的头脑已在构思如何答复。讲学的题目已经确定，一切都必须在国内准备好，国外的时间对他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假如我们八月最后一天或者再提前一天起程（需要一天安顿住宿）我就只剩下一百二十三天了。如果还讲三十三堂课，那就只剩下整整四天时间准备报告。这当然是少了一点，不过我可以驾驭得了。

玛丽亚并没有走开，好像在等待他的提示。他想起了，今天应该拿出五十克朗，请她去买两瓶葡萄酒，同她和替手以及两位实验员庆贺一下这一佳音。不过他不想喝酒，不愿意为庆贺什么去浪费时间。再说，他还有点舍不得这五十克朗，可以把它用在更合理的地方去。但他还是对她报以微笑，说“这是个很好的消息”。接着就回到那令人生厌的会议室去了。现在已有希望早一点和较长时间地逃避这个地方了。

三

同一天下午，他赶忙去科学院外事局，填写各种必要的表格，还赶回学院，参加了他教研室最后半小时的会议。五点半——在此之前两次给家里打电话，履行早上对妻子

的承诺——他离开学院。经过十二小时的上班，他已疲惫不堪，但情绪特别高涨。他买了面包、奶酪和一瓶醋栗果汁。离开超市时，惊奇地看到旁边有座花店，也许它开张不久，或者他未曾留心。花，不是引起他注意的东西。但今天他要干一点非同一般的事（卡米拉对这一消息会作何反应呢？他多次对她讲过这次外出，说要去汉普斯特德^①，住砖瓦别墅，她说，那简直就像童话一样）。从彩色的香味扑鼻的帘子后面走出一位女售货员。她戴眼镜，其貌不扬，脸上有紫色斑点，以迅速的行动理了理短发，好像帘子后面有张床，她刚从床上起来似的。

他必须消除羞涩感。很奇怪，他总有一种想法，认为与花有关系的是爱情和孟浪举动。他赶紧说：“我想给妻子买束花插到花瓶里。”

“什么花？”她声音深沉，几乎像男子的声音，如果不是有点女性特征的男子的话。

他用目光扫了一下各种花卉，有水仙（是他母亲喜爱的花），他指着花问：“多少钱一枝？”但对自己的问题马上感到不好意思，不等回答就说：“给我拿四枝！”。

她取出四枚，握在手中。他觉得有点寒碜。就说：“或者给七枝吧！”

“添几枝白桦，还是文竹？”

^① 英国城市。

“随便，您比我在行。”

她从另一个瓶中取出数根绿枝，很快扎成花束。“您妻子会高兴的”她说，“给您挑的都是鲜花，可以保持些时间。”

她还是个姑娘。他想，虽然她从早到晚穿梭于花丛之中，但恐怕还没有任何人给她送花。谁会给这么难看的姑娘献花，再说她又是卖花女。

“十三个克朗”，她将绢纸包好的花交给他。他手中仅有二十五克朗，不算多。他本来可以对她说，再要一束同样的花献给您！他将钱交给她，注意到她在钱柜的抽屉里摸来摸去。可能他的举动使她有点不知所措。

他拿着花，果汁，面包，奶酪，还有好消息，打开住宅大门。迎面而来的是孩子的脚步声。“爸爸，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爸爸，警察来过了！”

卡米拉从卧室出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她责问道，“我们这里需要你呀！”

“我拨过电话，一直占线。”

“是警察在打电话。”安娜说。

“爸爸，老太太死了，被杀死了！”

“不是被杀，是死了。”安娜纠正她说。

“出了什么事？”

“他们在楼上发现了她，躺了好几天了，”卡米拉从他

手中接过花去，“这是你带回来的？怎么想到要买花？是别人送给你的？”

“他们爬上楼去了，”安娜大声说，“爸爸，你去看看吧！”

“这花是给你的，”他说着，从女儿身边向凉台走去。那里还竖着破旧的长梯子，上端靠在他们头顶的窗檐上。“他们怎么处理的？”他进一步细问。

“他一直在那里”，他妻子小声说，“他们直到半夜才来。”

“乌鸦！”女儿叫起来，“人们说，乌鸦是为她飞来的！”

“也许是。”

“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妻子对他嚷道。

“人们是这样议论的。”女儿对他解释。

“你想想，”他妻子的说话声更加怒气冲冲，“她一直躺在那里，可我们在这里说说笑笑，吃吃喝喝……”

“别这么想。人死了，周围发生什么事，对死者反正都一样。”

“但对那些活着的人可不一样！”

他朝上望了望阁楼窗口。落日的余晖照射在玻璃上。他不愿意谈论死者，也不愿去想人类无希望的命运，转身走向厨房，准备晚餐去了。

十点钟以后，他好不容易让害怕乌鸦，但又希望乌鸦飞来的安娜睡着，才回到惟一的卧室。妻子躺着说，“到我